

乾坤劍

上



浙江文艺出版社

司馬翎作品集



軌行錄

上

〔台灣〕司馬翎 著

侠

目 录

侠

第一章	石牢难友·····	1
第二章	孤剑独行·····	12
第三章	神通广大·····	24
第四章	重回人间·····	35
第五章	当代天娇·····	48
第六章	引入歧途·····	60
第七章	逃过一劫·····	72
第八章	偕游冰湖·····	83
第九章	魔高一丈·····	95
第十章	佛头着粪·····	105
第十一章	戒刀头陀·····	115
第十二章	当世奇才·····	130
第十三章	十年追杀·····	140
第十四章	色即是空·····	152
第十五章	天魔艳舞·····	163
第十六章	是真是幻·····	175
第十七章	追逃两难·····	188
第十八章	神秘敌人·····	200
第十九章	群邪大会·····	212
第二十章	秘寨首领·····	224

第二十一章	查证身份	238
第二十二章	冒牌之谜	251
第二十三章	波谲云诡	263
第二十四章	纵横捭阖	274
第二十五章	虚虚实实	287
第二十六章	是是非非	300
第二十七章	真真假假	310
第二十八章	联手拒敌	321
第二十九章	妖姬投怀	333
第三十章	吸血金蝇	346
第三十一章	水深火热	358
第三十二章	卧云禅师	371
第三十三章	救命之计	384
第三十四章	借刀杀人	393
第三十五章	两雄相遇	405
第三十六章	断手而逃	416
第三十七章	文士风流	428
第三十八章	善罢干休	440
第三十九章	忽冷忽热	451
第四十章	不怀好意	461
第四十一章	裸体检查	473
第四十二章	两全其美	484
第四十三章	被骗活埋	494
第四十四章	再世为人	507

第四十五章	白骨毒刺	519
第四十六章	狡计难售	530
第四十七章	处子之身	543
第四十八章	击破均势	555
第四十九章	幻府一婢	566
第五十章	假中有假	578
第五十一章	大有文章	589
第五十二章	利害得失	601
第五十三章	忧喜参半	613
第五十四章	愿为情死	625
第五十五章	佳人难得	636
第五十六章	附骨之蛆	648
第五十七章	禅谈深奥	660
第五十八章	禅房话旧	673
第五十九章	眼花缭乱	684
第六十章	三万银子	696
第六十一章	片甲不存	707
第六十二章	爱恨交加	720
第六十三章	跟踪之术	732
第六十四章	重入江湖	743
第六十五章	低估才智	754
第六十六章	弃暗投明	765
第六十七章	斗智斗力	777
第六十八章	铁石心肠	789

第六十九章	狐媚盖世	802
第七十章	幻府一娇	813
第七十一章	南下访美	826
第七十二章	各显神通	839
第七十三章	临危不乱	851
第七十四章	难逃一死	863
第七十五章	进谋魔首	876
第七十六章	酒店风云	889
第七十七章	运筹帷幄	901
第七十八章	四灵剑阵	913
第七十九章	全军尽没	924
第八十章	京师风云	936
第八十一章	客寓斗智	948
第八十二章	各个击破	959
第八十三章	旅舍调情	970
第八十四章	西南得朋	982
第八十五章	龙虎风云	994
第八十六章	古庙箫声	1004
第八十七章	功德圆满	1017
代 后 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1027

1 石牢难友

一束阳光，透穿过厚厚的石壁，投射在石地上，照出那污秽和微微潮湿的地面。

在阳光照射处过去几尺，一个蓬首垢面的人，靠着岩石的洞壁坐着。

他迷惘地抬头，向四下瞻望，动作甚是迟滞。

虽然他是瞻望的动作，然而他的眼光如此空虚呆滞，使人一望而知他乃是处于一种“视而不见”的境地中。

阳光慢慢移动，面积也渐渐缩小。到了照射到这人的双脚之时，只剩下那么一点而已，不过光线仍然强烈。

那人像被烫着似地把脚一缩，然后又举头四望。

这时他的目光已略略恢复了生气，并非沉迷在黑暗恐怖的噩梦中，而是恢复了理性地向四下观察。

这是一间阴暗的洞窟，相当地宽大，岩石墙壁的表面十分粗糙，稍不留神，准会挂破衣服甚至皮肉。

洞窟内空气潮湿污浊，显然是低陷在地面之下的一个石洞。

他的目光，凝定在右方洞窟底部白墙壁间，那儿有一个人形，贴壁而坐。

由于光线暗淡，他实在看不清楚，因此，他试着站起来，却疼得他直龇牙咧嘴，可见他身上伤势不轻。

越是走得近，就越发瞧得清楚，到后来不但看出是一个人，并且看得见此人双手高举，挂在头顶壁上的两条铁链内，他的双脚，也有铁环箍着，寸步也难移动。

他愣了一下，才又缓缓走近去。

起初他认为锁在墙上的这个人，一定已经死了，只剩一具尸身而已，不然的话，他怎会不发出一点声音，身子也没有任何地方动弹过？

但他走近了一瞧，那个人双目炯炯，正瞧着他。

他吃了一惊，退开两步。

墙上的人仍然没有声音，似乎完全没有与他打招呼的意思。

他也觉得没有说话的必要，便贴着墙壁，慢慢地坐下，口中却禁不住发出数声呼疼的呻吟。

整个洞窟内，就只有他们两人。

在另一个方向，有一道漆黑的大门，看来不但十分坚厚沉重，而且还包着铁皮，拿火也烧不动。

过了不知多久，洞窟内似乎更加黑暗了。

坐着的人干咳一声，道：“在下陈仰白，仁兄贵姓大名？”

墙上之人，没有一点声音。

陈仰白转眼望去，看见他眼睛正在眨动，可见得他并非失去知觉。

他也就不再做声，脑中一片纷乱，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又过了老大一会工夫，只听门声响动。

转眼间那道黑门打开了，一个人提灯走进来。



洞窟内顿时光亮得多，但见进来之人，先把那盏风灯挂在墙上，然后又转身出去，拿了两个铁碗进来。

他走到陈仰白前面，巨大的身形，把他完全遮住。

这个大汉身上还佩着刀，腰间的一串钥匙，当走动之际，不时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他粗暴地道：“起来，这是你的口粮！”

陈仰白勉强起身，接着那个铁碗，但见碗内是白米饭，还有热气，上面有一小堆青菜，和几片猪肉。

如果以牢饭来衡量，则这份口粮，大概是最好的牢饭了。

那个大汉已走到墙边锁着的人面前，用一柄汤匙，把饭菜一口口地喂入那人口中。

那人不但吃，而且显得很饿的样子，一下子就把满满的一大碗饭和菜，完全吃光。

那个大汉一回头，看见陈仰白捧碗发呆，便不耐烦地道：

“你不要吃是不是？”

陈仰白有气无力地道：“我……我吃不下……”

那个大汉一手拿开，瞪眼道：“不吃就拉倒。”

墙上锁着的人突然道：“给我……给我……”

大汉讶异地转头望望他，道：“你的胃口倒真不错。”

那人又道：“都给我吃。”

大汉迟疑一下，终于上前，用汤匙把饭喂入他口中。

陈仰白见此吃得津津有味，更加泛起欲呕的感觉，捧着肚子，坐回地上。

那人尚未吃完，步声响处，又有一个佩刀大汉走入来，手中提着一个水壶。

陈仰白虽然吃不下饭，但水却想喝，一口气喝了三大碗。

但墙上之人与他恰恰相反，一滴水也不喝。

两个大汉收拾了东西，相继出去，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上，传来一阵上闩加锁的声音。

他们没有带走那盏风灯，是以洞窟内仍然可以见物。

陈仰白抬头望望那名难友，现在光线反而比白天明亮得多。

但见那人须发蓬乱，身上衣服，已被撕挂得破破烂烂。虽然外形十分狼狈，然而他高挺的鼻子，浓而长的双眉，锐利的眼睛，在显示此人与凡俗之人不同。尤其是他右颊有一道刀疤，使他泛

起几分悍气，反而更有“硬汉”的味道。

他的年纪现在不易看得出，但最少也不会小于三十岁，显然是历尽劫难风霜之人。



陈仰白犹豫了许久，终于忍不住问道：“仁兄你为何不喝水？”

他并不期望对方回答，但也知道他不是哑巴。

那人果然仍然沉默不语，陈仰白长长透一口气，自语道：

“但你却吃了很多饭……”

那人突然道：“我姓朱，名涛。”

陈仰白蓦地听到他开口，自报姓名，反而吓了一跳，随口道：

“久仰，久仰……”

朱涛冷冷道：“久仰个屁，你读了几年书了？”

陈仰白丝毫没有怪对方粗野无礼之意，这是因为对方的外型，实在是属于这一类人物。

他道：“我自幼攻读诗书，至今已有十余载了。”

朱涛道：“你下了十载寒窗苦功，可曾得到功名没有？”

陈仰白道：“小可乡试得售，已是举人了。”

他一面回答，一面忖道：“此人谈吐不俗，竟不是一般粗蛮的武人可比！”

朱涛道：“你是哪儿人氏？”

陈仰白道：“小可祖籍凤台，世居庐州，仁兄可曾到过？”

朱涛不答又问，道：“你是何年乡试中试的？”

陈仰白道：“这只是今年之事。”

他正想问他何故询问这些问题，但还未出口，朱涛已经再问道：

“你可还记得制义题目么？”

陈仰白大讶，全然不懂得此人何以对考试之事，感到兴趣？

但他仍然回答道：

“当然记得啦！题目是‘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朱涛道：“不错，你果然曾经参加今年南直隶乡试之人！”

陈仰白茫然道：“难道你一直都不相信我么？”

朱涛道：

“那倒不是，我早已瞧出你是读书人，而且从你不能下咽这一事，可见得必是真的，但我仍然得问个清楚才行。”

陈仰白道：“你说我不能下咽之事，其中有何道理？”

朱涛道：

“如果你是奉命假装为受难之人，以便向我刺探监视，则你已囚了一昼夜之后，自然狼吞虎咽，还以为可以取信于我。”

他停歇一下，又道：

“殊不知你昏坐了一昼夜，腹中只有难过而不会饥饿，除非你是武林人物，同时又能放得开心事，方能吃得下饭。”

陈仰白可不知道他的推测究竟有没有根据，不过听他侃侃道来，大概错不了。

朱涛又道：

“我是相信你不是假装之人以后，才肯出言再盘问你，现在你的身份，可以确定啦！”

陈仰白茫然点点头，口中哦了一声。

朱涛又道：“你可猜得出你自己的命运么？”

陈仰白道：“小可根本不知道这些强人是谁。”

朱涛道：

“那么我告诉你，这一伙人，乃是一个专干不法勾当的集团，力量强大，高手如云。”

陈仰白道：“但他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呢？”

朱涛道：“不是找麻烦，而是要杀死你！”

陈仰白震动一下，随即不信地道：“为什么呢？我又没有得罪他们。”

朱涛没有开口，陈仰白抬头望去，忽然一惊，原来朱涛已把目光投向别处，同时神色十分冷漠。

陈仰白很快就明白这一定是自己的口气，伤了此人。

当下连忙道：“小可不是当真不相信朱兄的话，而是感到十分出奇，才这么说的。”

他看看对方没有什么反应，只好叹一口气，道：

“小可这回可真是死了，也变作一名糊涂鬼了……”

他内心的苦恼和惊惧，完全在声调中沉露了出来。

朱涛的目光转回他面上，冷冷道：“你真是太愚笨了，试想你既是举人身份，他如不打算杀你，怎会把你关在此处，得以看见我的情况？”



陈仰白一听，敢情道理如此简单，而又千真万确，不容置疑，于是道：

“唉！是的，我太愚蠢了。”

他想起了一事，忍不住又问道：“朱兄，你何以不喝水，是不是那水有问题？”

朱涛道：“他们想加害咱们，易如反掌，何须在水中下功夫？”

陈仰白道：“难道你一点不渴？”

朱涛道：“不是不渴，而是生怕喝了水之后，忍不住要小解，如何是好？”

陈仰白恍然大悟地道：“原来如此！”

他接着恨声嗟叹，道：

“这些人真是太无法无天了，不但藐视国法，还不把人命放在心上，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朱涛淡淡道：

“在这些人心目中，强权就是公理，人命根本不算一回事。”

陈仰白连连摇头叹息，最后道：

“我被关在此地虽是这么久了，但我一直都迷迷糊糊，脑子里什么都想不起来。”

朱涛道：“你被他们抓来之时，一定是很可怕惊悚的场面。”

陈仰白想了一回，失声道：“是呀！我想起来了……”

朱涛道：“你不必说了。”

陈仰白被他阻止说出来，为之一怔，随即惊得站起了身，在石地上走来走去。

他感到这个难友，有一种冰冰冷冷，难以接近的气质。而且他似什么都不怕，包括“死亡”在内。

他想到自己遭遇之事，以及目前的绝望之境，真是要疯狂了，不停地走来走去。

朱涛突然喝道：“站住！”

陈仰白一怔，转眼望去，只见朱涛强悍的面孔上，布着一层凶气，顿时忘了对方根本不能移动之事，吓得呆呆站着。

过了一阵，他才恢复理智，道：

“唉！我还害怕什么？我连性命也将保不住了，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朱涛冷冷道：“你是个没出息的人！”

陈仰白当然已想通了对方不能移动之事，是以反唇相讥道：“什么叫做没有出息？人人都认为我明春参加会试，必能名列前茅，取青紫功名，乃如拾芥。”

朱涛冷漠无情地道：“有什么用？你能活着离开此地么？”

陈仰白实在气不过了，也顶撞道：“你呢？你就有出息么？”

朱涛道：

“我与你不同，我出道至今，已历十二寒暑，可说是仇人遍天

下，今日不死在他们手中，说不定明天就死在别人刀下。”

陈仰白但觉毛骨耸然，心想：“像他这等生涯，我一天也不愿过的。”

朱涛又道：

“况且我这回多半不会死，他们是等一个人来，收下十万两银子之后，把我交给来人带走。”

陈仰白惊异地注视他，心想：“他的身价，竟然高达十万两么？”

他旋即想到自己的绝望境况，惊奇之心，登时冷却。

朱涛把他表情的变化，完全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开口，洞窟马上陷入沉寂中。



过了一会，陈仰白道：“朱兄，这是什么所在？”

朱涛道：“我也不知道。”

陈仰白道：“什么人悬赏捉拿你呢？”

朱涛道：“反正不是官府之人。”

过了一会，他才补充道：“是一个女子。”

陈仰白讶道：“是个女子？”

朱涛道：“这些事你知道了也没有用，但我们不妨合谋试图逃走。”

陈仰白以为自己听错了，连忙问道：“你可是说逃走么？”

朱涛道：“不错，咱们合力试试。”

陈仰白道：“但你被铁链铁环锁着，我既拉不断，又没有锁钥。”

朱涛淡淡道：

“真正困住我的，不是这些链条铁环，假如我一身武功仍在，一用力就可以把这些都绷断。”

陈仰白道：“那么你的武功呢？”

朱涛道：“还在我身体内，但他们用一种手法，使我用不出来。”

陈仰白恍然道：“你可是要我使你恢复武功？”

朱涛道：“这事你一辈子也办不到。”

陈仰白道：“那么你要我干什么？”

朱涛神色变得十分严肃，放低声音，道：

“你小心听着，在我外衣下摆的缝边内，藏着一支纯钢的锯条，你抽出来，替我锯断这些铁链。”

陈仰白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姑且一试，过去伸手一摸，果在衣缝，抽出一条寸长的薄锯条。

朱涛道：“你把我右手的铁链锯断，其余让我自家动手！”

陈仰白当下握住锯条，依他指点，开始动手。

这条细小钢锯，含有柔软弹性，不好用力，是以使用之时，十分困难。

尖细锐利的锯齿，在链上磨擦出可怕的声音。

其实这声音很小，可是在静夜和洞窟中，听起来似乎足以吵醒全世界的人。

朱涛怒声道：“混蛋！你不会涂点口沫么？”

陈仰白一怔，停下，迟疑了一下，才如言吐点口沫，抹在锯口，又开始工作。

也不知锯了多久，那条铁链，已现出一道凹痕，但距离断开还早得很。

朱涛突然道：“快走开，用原先的姿势坐好。”

陈仰白身子一震，马上退开，靠壁坐好。



转眼间沉重的门发出推开的声音，两个人先后走进来。

陈仰白一只手压在自己的屁股下面，还握着那支钢锯，心跳得很厉害。

他不知道这两个人进来干什么，也许已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也许是奉命来杀死自己，亦可能来对付朱涛。

那两个人分开了，一个走到朱涛面前，另一个则走到陈仰白前面，停下脚步，低头瞧看。

陈仰白不敢抬头瞧看，因此只晓得他们的位置，一点也不不知道他们干什么，

过了一阵，那两人转身出去，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

大门关上之后，陈仰白透一口气，全身筋骨肌肉都脱了力，瘫痪地靠着石壁。

又过了一会，他稍稍恢复过来，抬目向朱涛望去。但见这个满面胡须的人，正用凶悍无情的目光注视他。

陈仰白慢慢站起身，道：“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帮你忙？”

朱涛眼中闪掠过嘲讽的光芒，颊上那道疤痕，轻轻颤动了两下。

他冷冷道：“只有我才救得你一命。”

陈仰白摇摇头，道：“那也不一定。”

朱涛为之大讶，想来想去，实在猜不透这个文弱书生，还有什么法子可以逃生。

只听陈仰白又道：“你可能舍我而去，但目前你要利用我，自然应承救我出去。”

朱涛这才明白他的意思，当下不悦地道：

“快动手，谁也不知道下一刹那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我被带走，也许你被拉出去宰了！”

陈仰白默然走过去，开始动手。

他的心思完全专注在锯链之事上，除此之外，脑中一片空洞，没有任何思想。

朱涛忽然道：“等一下。”

陈仰白停手抬头，望望这个诡异凶悍的难友。

他隔了一阵，才恢复清醒，问道：“又有人要进来查看，是不是？”

朱涛道：“不，你歇一会，恢复一点体力再动手。”

陈仰白听他这么一说，登时感到浑身乏力，连手臂也抬不起来。

朱涛道：“这一回你干得很好，再来一次就可以成功了。”

等到这一次巡查的人走了之后，陈仰白自动起身，再专心地锯那铁链。

大概半个时辰之后，那条铁链上的一个环节，已被他锯开。

朱涛的右手登时恢复自由，他迅即从陈仰白手中，取过那薄钢的锯条，一面道：

“回到那边休息。”

他拿着小锯，开始工作。

陈仰白坐起之时，眼前一黑，几乎昏迷过去，虽然他没有失去知觉，可是四肢百骸，已没有一丝气力了。

直到开门声响起，他才稍稍有一点气力，眼珠转动望去，只见朱涛双手伸展，仍然锁挂在壁上。

那两人进来望一下，他们已进来过三回，连这一回，一共是四次。这表示自从点灯之后，他们巡查了四个时辰之久，已经是天亮时分了。

他们这回已经很疲倦困睡的样子，进来只略略看了一下，就相继回身出去，把大门关上。